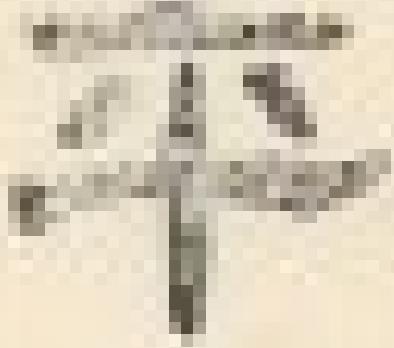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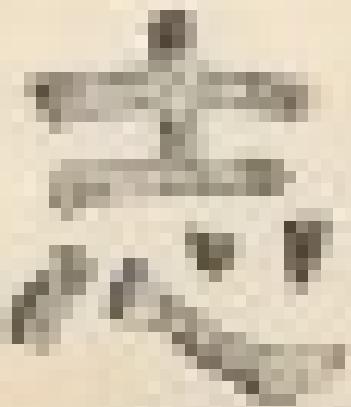
平

正

六



卷之三



光緒己丑季夏
刻南王氏開雕

平回志序

毓秀少嬰疾病，足迹未嘗越鄉國。其後益屏處深山，與人事疎遠。當其時，海內烽燧四起，材武之士咸思有以自效，顧獨守其羸瘠頑鈍之軀手，一編以終老。竊自比，敖木怪石之委翳墟莽，無所用於世，而亦瞀然不自知，求爲世用，爲可笑也。然爾時常從先師龔九曾、王螺洲兩先生遊，兩師皆不樂用世，特以憂。

國之忱託於文章，故得竊聞其緒論，而當事諸公於螺洲師尤時以書札往還諮詢。

國計師獨時時稱湘陰左公之賢，以爲有古大將風。計其時文襄尚居幕僚也。曾文正公旣平江南，嗣聞東靖閩浙、西定

回疆皆出文襄之勲始歎師言爲知人然亦無從究其設施
丁亥之冬有友人宦游自西歸者出平回諸奏牘暨陝甘士
人所記述見示且屬爲編輯成書夫以不諳世務之胸而貿
然欲任載筆之事扣槃揣籥以爲日其不見嗤於人者幾何
顧毓秀以衰年喪其二子家居鬱鬱得此藉資排遣且樂得
討論文襄之事業用謹依舊冊次其年月刪其繁蕪勉竭百
晝夜之力而成之蓋回之發難糾結種類與漢民尋讎凶殘
特甚其勢較粵賊之起於烏合者爲牢固難破也其始多忠

勇公奉

命往勦方將肅清陝疆而遽以戰歿於是回氛益熾甘肅新
疆皆騷然矣嗣典軍者迄不得其要領而秦西諸夷伺中國

多故羣起爲難議者將擬棄新疆而專事海防文襄公獨以
爲新疆經

聖祖

高宗兩聖所開創特以固西陲近者諸夷惟俄最强其壞實
邊新疆苟棄此不顧是啟俄人之侵軼而示諸國以弱東西
受制首尾跋疐水戰又其長技海防恐未可專恃孰與先固
西邊使俄夷憚于

國威則東南可徐圖耳於是排眾議而起合軍與餉皆一身
任之

朝命甫下人人皆爲公危又西土苦寒諸將校多不願往公
獨毅然率其二三同仇提師由秦踰隴以達關外察賊之情

僞以先勦撫五六年間雷驅席捲遂舉萬里雕敝之疆掃蕩
前除以還之職方伊犁久爲俄據

朝廷遣使與約各畫舊疆而守而俄人有違言公時駐肅州
乃調集各軍親出哈密以臨之戰有備矣會有
詔徵公還而俄亦遂斂手就議卒歸我伊犁公所議於新疆
建行省設義學以誘教回民子弟疆理田畝及善後諸政則
盡付僧撫劉公踵而成之今且蒸蒸臻富庶服禮教丕變於
華風焉然則文襄所樹立匪特紓

朝廷西顧之憂抑亦貽回民以萬世之賴蓋公之處事務固
根柢與物一推誠信每克一城必移民以實之嚴兵以衛之
始議再進故已復之地不聞再陷賊之就撫者察其材力可

用聽入伍籍一同叙功受賞如願歸農畝爲授田廬牛種使安生業故其歸誠也若脫陷阱之險投慈母之懷而安有反側哉則其將校士卒之效死樂用更可知已而又能持以臨幾之警敏任人之專一故程功似迂而收效實捷也獨憶往者粵寇之興度支告絀秉鈞者方將事權算亟徵輸以濟國難而吾九曾師獨創爲蠶農固本之議冀以諷諭當途人多以爲迂闊不可用然東南之亂且遲之十餘年而後定今觀文襄負謗議以任鉅艱謀出於萬全而利規於遠久其深固不搖之氣用意多有與九曾師相爲表裏者而又參酌於螺洲師之籌畫以操縱張弛而準於古人伐畔柔服之義卒使荒徼萬里之外咸讐服於

朝廷之威信天下始曉然嚮所稱爲迂闊者苟本其精誠果毅以達於用其老謀深識固遠勝於縹飾苟就媿取一切之爲而毓秀獨悲吾九曾師發憤著書徒垂空文賚志以沒曾不及一親見文襄之業爲快也書用編年例起同治元年訖光緒十三年分三志曰志陝西者二卷曰志甘肅者四卷曰志新疆者二卷綜八卷凡回亂之始末撫勦之方略粗具焉而一以文襄爲宗文襄奏牘悉出親手絕浮偽故所錄爲詳自餘死事諸臣及偏師之勝雕剿之捷其勞不可沒皆得備書間有一事所記各異始兩存之以傳疑焉事有詳畧而無去取將待裁于史氏亦猶待材者宗桷根臬之用大小畢具惟聽匠者之采擇云爾光緒己丑秋七月柏壻山人楊毓秀

平回志叙

國朝用兵大且久者。如平三藩。征兩金川。勦白蓮教匪。以十數而以平粵逆爲最甚。繼五粵逆而起者。如平捻匪。平川賊。不一役而以勦叛回爲最甚。回匪之平。其用兵力殫財賦曠日持久。然後成功。則與平粵逆相埒。當其中外交証。南北繼叛是皆生靈劫運所值。不可得而逃。譬如人家失火。東頭撲滅西頭復着。大水齧堤址。此處補築未就。而彼處則又衝決也。所賴曾左諸公大張撻伐。克奮威稜。用力固勤。其功亦已偉矣。粵捻匪之就殄也。王君鼎丞亦纂刊有書。而平回一役惜無書焉。楊君子堅吾鄉之名宿也。博極羣書。雅負著作。其爲文近派桐城。遠祖韓歐。久爲當世所推許。歲丁亥得平回文

牘就訪事實參以耳聞撰爲平定陝西回匪志二卷平定甘肅回匪志四卷平定新疆回匪志二卷夫回匪至唐代肅間雜居中土閱今千數百年生育長養種類日蕃我

皇上一視同仁待如赤子然一閏於順治五年再叛於乾隆四十六年要皆旋興旋滅未嘗有久稽

天誅歷十數年然後掃烟氛而殄醜類若今日者可不謂難矣哉吾聞回之爲人高額深目類皆悍鷙有力械鬪讐殺往來而然然順治間則假號明藩乾隆間則回與回肇艱同治以來回竟與官民構難誘煽蠹動蔓延數省若陝西若甘肅若新疆官民交悴幾於原野厭肉血流川谷孰非撫馭乖方失策於先而二三桀黠者如任老五馬化漋輩乃得從中激

成胎爲禍始夫亂之初生一二人之力可以弭變及其後則
敗壞糜爛不可收拾幸倚恃

聖天子之靈而元戎宿將運籌決策堅忍以底於有成自回
紇附唐以來未有創鉅痛深若斯之甚者也今回民從善者
復得洗心革面沐我

皇仁而前此枕戈浙矛艱險備歷諸人顧無傳焉其何以詔
來茲警覆輒貽後人以龜鑑也是書之作其亦烏可湮沒也
乎光緒十四年歲次戊子仲夏月望日東湖星樵鄒永煌序

平回志卷一

太湖王志沂

東湖楊毓秀子堅編纂

受業長陽張榮澤同校

姪楊存澤

蓬溪蓬萊山館刊

志陝西上一

回紇自唐平安史之亂留駐內地種類蔓延四域實肇始關輔受土納賦與科目登仕版

朝廷一視同仁與編氓無異而回則歲時婚喪與一切習尚歷千餘年猶仍舊俗用自區於漢民以故漢回錯處閒釁數開結黨尋仇械鬥刦殺往往而有官吏難於切究彌縫改釋

習爲故常，咸同之際，粵賊捻匪南北交証，回民乘機構難，自陝而甘，延及關外，南北諸城相率以叛。遂啓俄夷之覬覦，糜爛者萬數千里。雖回性悍猾，難制，原其首禍，未始非撫馭之乖方也。中原會伊雒，廓清金陵，底定反正，乃鼓全勝之氣，悉湘淮精銳，萃天下財賦，專制一方，攻勦撫綏，然且竭十餘年之經營，始漸就安輯，用力亦勤矣。陝省大荔、渭南之回，世居渭北沙苑，咸豐十一年，河南巡撫嚴樹森以汴省爲粵捻諸賊往來要衝，患之。樹森故渭南人，習知回俗，強而樂效死，使人至陝募渭涇原回勇六百人赴汴，爲親兵，資糧頗賴其力。同治元年，樹森移撫湖北，旋里展墓，率之歸而以屬諸團練大臣張芾，極言回勇之力，編入團伍，足稱勁旅。回民明習戰陣，自此

始二月，粵賊自雒竄秦武關不守，西安戒嚴。陝西巡撫瑛染慮標兵不可恃，與張芾謀舉鄉紳募勇丁防南山要隘，遂檄長安紳知府梅錦堂以十八歲之眾守子午峪，自玉山以西屬焉；渭南紳訓導趙權中以沙苑之眾守箭谷，自玉山以東屬焉；權中奉檄卽趨省城謁芾備言：「回勇難馭。」芾不謂然，而權中歸卽募丁壯具糗糧，軍裝五日而辦。於是率鄉團五千渡渭而南，自箭谷至少華設七汛，所實無一回民也。四月癸丑朔，有回目馬世賢、馬四元者，率五百人歸附權中，稱奉團練大臣，檄募本教人助守，且出檄以示權中，留置閒處。當是時，粵賊屢犯渭南，而牧虎關、七盤嶺等處有逃兵導寇潛入，其隘遂失。權中知事不濟，乃馳告各汛，諭馬四賢等皆退守。

渭水渡口諸回聞寇至遂不待遣各散歸行至華州之小張
村回數十人強斫民竹爲軍械。村民鬪逐之斃其二人餘遁
逸秦家村。村固回堡遂勾結其黨三村堡欲與村民構難謀
洩已已小張郎人亦糾合大張村赤水鎮魏家灘十餘村堡
近萬人期先發以攻之。華州回知勢不敵挈其老弱涉渭而
北寄居沙苑回巢。遂煽言三州縣民傳帖約於三日內齊發
將盡殲我族類。回於要衝伺得漢民縛之歸搜衣中果得傳
帖如所云其實華回僞作也於是眾回聞之響應而影從矣。
閭巢之巨者在大荔曰王柯村曰喬店曰羌白在渭南曰禹
家莊曰倉渡曰邸家莊界於華荔渭者曰也家灘其餘星羅
棋布不下數百村堡其回目之悍者赫明堂任老五馬世賢

洪興馬龍馬四元七代榮七代恩邱元魁大瓜蛋哈哈娃首
祖者則赫明堂任老五也兩人者咸豐七八年間嘗倡亂事
南未果遂逃至倉渡潛於禮拜寺造軍械旗幟謀不軌各集
回皆聽命焉王柯邱差白鎮與大荔之八女井鄰并民素强
悍稔知回之將叛也甲戌合眾萬餘謀殲回富紳李樹德聞
而往解之且與回議和回佯許之并民信之遂散其眾不數
日事起并民驟不及備皆束手受屠而樹德乃僅以身免是
日粵賊以河防密不得渡遂陷渭南知縣曹士鶴與其
皆罵賊死於是粵賊由華州出潼關趣陝州矣先是趙權中
守渡口與粵賊相持聞回釁急馳歸請鄉紳與回善者往排
解丁丑鄉紳同回目七八人就權中約和約未成有回丁馳